

# 杜思陀也夫斯基的作家日記

張伯權譯

## 私事

好幾次，朋友慫恿我寫些有關自己文學生涯的回憶。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寫，再說，我的記性一向極差。更且，回憶往事總是令人不愉快的多；我不喜歡回憶。然而，在我過去的文學生涯裏，儘管像我記性這般差勁的，也總有幾件小插曲清楚地留在心版上。揮不去，抹不掉。

譬如，這兒就有這麼一件軼事。

有一年春天的一個早晨，我去拜訪已故的伊戈·彼特洛維·歐瓦列夫斯基（Egor Petrovich Kovalovsky）（註）。他非常欣賞我的小說「罪與罰」，當時正刊載於「俄羅斯信使」雜誌（*The Russian Messenger*）

（譯註）歐瓦列斯基（1809—68），俄羅斯著名的旅遊家及小說、詩歌與劇作家。

(註) 他不但給予我一番熱情的褒獎，還把別人寶貴的評論轉述給我聽，這些人的大名恕我不在此揭示。

就在這時，先後進來兩個人，他們各是某雜誌社的發行人。其中一家雜誌，剛成立不久——事實上，在期刊年鑑上，連名字都不曾聽過——但是後來，却擁有相當可觀的讀者。另一家則正好相反，它曾經對俄羅斯文學與民衆有極深廣的影響，貢獻昭彰。然而現在却已頻臨停刊地步。只是那天早上，這位發行人尚不知他的雜誌已日薄崦嵫。我和他走進另一個房間，那房間裏就只有我們倆人。

他的大名，此地姑且不提，祇說我們這第一次的會面極其愉快——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而他也應該還記得才是。那時候他尚未當編輯。後來，我們之間發生了幾次誤會。記得我從西伯利亞回來時，彼此並沒有見過幾次面，然而有一次碰巧爲着某件事情，他很熱心地對我說，要我留意一首詩——他寫得最好的一首。這個人若是從外貌與嗜好判斷，一點也不像是個詩人，更甯說是什麼「受苦的」詩人。然而，他却是我們詩人中最熱情、最憂鬱，也最「受苦」的一位。

「嗯，我們曾經罵過你。」他告訴我。（他指的是，在他的雜誌上攻擊過我的「罪與罰」）

「我知道。」我說。

「知道什麼原因嗎？」

「或許爲了原則問題罷。」

(譯註) 卡特訶夫 (Kaitkov) 創辦的一份月刊，擁有相當讀者，深具影響力。當時文壇幾位大將，譬如「斯拉夫派」的阿卡薩可夫兄弟 (K. and I. Aksakov)，「西化派」的屠格涅夫，以及著名小說家龔察諾夫 (Goncharov) 等等都經常爲該刊寫作。

「不，是爲了契爾涅雪夫斯基（註）的緣故。」

我愣愣地站着，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那篇評論是N·N寫的。」——那位發行人繼續說道——「他告訴我：『這部小說寫得不錯；但因為作者在兩年前的一篇故事裏，無耻地侮辱了一位可憐的被逐者，對他加以諷刺，所以我要公開指責他的小說。』」

「啊，又是『鱷魚』（*The Crocodile*）蠢劇的重演，」我大呼道，我知道怎麼一回事了。「難道你也相信這件事？不可能罷？你讀過我的這篇小說『鱷魚』沒有？」

「沒有。」

「這一切都是無稽之談，任何人都想得到的無聊。真的，人應該具有保加利亞人的心智與詩的本能，好能分辨這種瑣事，這種喜劇；一則『市民』的寓言，與攻擊契爾涅雪夫斯基的文章是兩回事的！但願你能了解這種牽強附會是多麼愚蠢！而且，我實在不能原諒自己，兩年前，事情剛開始時，竟沒出來爲這卑鄙的誹謗辯護！」

我與一家停刊已久的雜誌編輯的這段談話，大約發生在七年前，而從那時候起，我對這段「誹謗」，一直沒有提出抗辯——固然由於疏忽，但也因由「沒有時間」的緣故。無疑問地這因我而發的卑劣行爲，已深入某些人的記憶裏；文壇上人人都知道這件事；而且已經傳遍了整個社會，使我感到莫大的困惱。現在應該是我出來

（譯註）契爾涅雪夫斯基（*Nicholas Chernyshevsky*, 1828—89），經濟學家、文藝批評家。父親是一位牧師。他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時俄羅斯文學民粹派的先驅。他不僅肯定藝術須根植於生活之中，且認為文學作品是社會現象的最佳反應。終於，被控以陰謀危害國家安全之罪，未經合法審判，便押往西伯利亞服苦役。過了二十一年又回到原居地，但已經是個身心俱碎的人了，不數年旋即逝去。

說話，向誹謗提出駁斥的時候了。縱使我無法拿出證據來，而那誹謗也純然只是空穴來風。我沉默得太久了。第一次遇見尼古拉·契爾涅雪夫斯基是在一八五九年，我剛從西伯利亞回來的時候——但究竟是在什麼地方，以及如何相見，就記不得了。後來，大家又見了幾次面，但次數不算多，而且也沒有談上幾句話。每次見面總是一樣地握手。赫爾琴曾經對我說，他對契爾涅雪夫斯基的印象頗為惡劣，他的樣子和態度，很令人討厭。然而我倒很喜歡。

一天早晨，我在公寓門口的門把上，發現一張惹眼的文告，當時這份宣傳單到處可見。題目：致年輕的一代。真的，天下最無聊、最愚蠢的事莫過於此。它的內容令人驚詫，也讓人覺得可笑，祇有惡棍才寫得出來。我十分氣惱，整天心情不快。這事當時並沒有多少人知道，而且一切都剛發生，所以這些人的底細一時還不能弄得明白。不過實際還是因為大家都不肯相信：這件事表面看來雖似微不足道，其中却醞釀着一個大變動。我指的並非是當時正在進行中的這項運動，而是指進行這一個運動的人。至於這一個運動，令人憂心忡忡，但根據歷史邏輯的推演，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它將締造我們這一代歷史裏聖彼得堡的一頁。可是，顯然地這一頁離完稿尚遠。

而此時，我，這個心與靈魂都不贊同這些人以及這個運動的人——對他們的無能，突然感到激憤羞愧：「為什麼他們那般愚蠢，那般無知？我對這件事又關心什麼？」但我覺得遺憾——不是對他們的失敗遺憾。嚴格地講，我並不認識這份文告的宣傳者；甚至到今天我還不認識他們；然而有一件事却令人十分難過：這現象並非只有這麼一件，而且它的意義也不啻是這批對我毫無意義的人的一種愚蠢技倆。我的心頭有一份沉重的壓力：教育與心智程度，以及對現實的缺乏瞭解——沉重得幾乎教我負荷不了。

雖然我在聖彼得堡住了三年，雖然也算經歷過一些風浪的人，但那天早晨我確為那份文告驚愕不少，以前我從來不曾有過這般虛空的感觉——虛空得令人駭怕。

傍晚時分，我決定去見契爾涅雪夫斯基。在那以前我從來沒去拜訪過他，而他也從不曾來看過我。

記得大約五點鐘左右。祇有契爾涅雪夫斯基一個人在家，甚至所有的僕人都不在。他親自來開門，非常熱絡地歡迎我，領我進入客廳。

「先生，請問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把那份文告遞給他。

他的樣子好似一點也不知這件事地接過去唸。文告總共只有十行字。

「哦，怎麼啦？」——他微笑着問我。

「他們怎麼會這般笨，這般荒唐？可不可能加以阻止，立刻結束這樁令人厭恨的事？」

他鄭重地回答，予人很深的印象：

「難道你真以為我同情這批人，也參與這份文告的草擬？」

「不，我一點也沒這意思」——我回答——「其實這件事根本不必跟你講。無論如何，它一定要加以阻止的。你的話對他們有影響力，他們確實敬重你的意見。」

「但我一個也不認識他們。」

「這點我知道。然而，這件事並不需要你認識他們或親口對他們講話。祇要你肯表示你的意見，任何地方他們都會知道的。」

「恐怕不會有什麼效果的。何況，這件事就像別的事實一樣，無法避免。」

「可是他們正危害着每個人每件事。」

就在這時候，有人按門鈴——我記不得是誰。我便告辭。我想我有必要在此先作說明：當時我對契爾涅雪夫斯基說話時的態度很誠懇，而且我相信，不但當時相信即使現在依然，他對那批人並無「同情」之意，可是對我的拜訪，並不覺得高興。幾天以後，他親自來看我時如此表示。他與我坐了大概有一個多鐘頭，坦白說，我很少見過像他這樣善良熱心的人，所以那時候別人說他不易相處，為人苛刻，使我十分迷惑。

事實十分明顯，他有意與我相交。我記得我很高興。從那次以後，他來看過我幾次，我也回拜過他。不久

，因為私事我搬到莫斯科去，大約在那兒住了九個月。剛開始的友誼，就這麼結束了。後來契爾涅雪夫斯基被放逐，詳細情形，我一直無法探查出來，就是現在我也還是一無所知。

大約在八個月之前，我寫了一篇奇幻故事——有些類似戈果爾的「鼻子」(The Nose)。其實以前我從沒有過寫奇幻故事的念頭。這純粹是一篇遊戲文章，爲了幽默而已。我曾經有過幾樁滑稽事的經驗，想把它寫出來罷了。

有一個彼得堡衙門辦事員，在離開祖國之前，帶着妻子和他一個知交，一起逛「市集」。三個人停在一隻鱷魚前面。這辦事員祇能算是二等官員，可是非常富有。年紀很輕，野心勃勃；可是要緊的，他是一個傻瓜——就像那個掉了鼻子，令人難忘的歐瓦列夫少校一樣。說來也實在滑稽，他對自己的優點頗具信心，雖然受的教育並不高，却自認是個天才。他對於人們的忽視，一向憤怒異常。或許是出於報復心理，他在懦弱的朋友身上，表現了十足的蠻橫與霸道，老以爲自己的才智遠遠凌駕別人之上。他朋友十分氣憤，却也凡事忍着，因爲他偷偷愛着他的妻子。

在市集裏，這個嬌小賣俏，臉蛋皎美的女人，一身道地彼得堡裝扮，一望即知是屬於中產階級，沒有腦袋的人，當她正忘神地注視一羣與鱷魚同時展出的猴子時，她那聰明的丈夫却在逗弄着那隻睡眠中的鱷魚，昏睡中的鱷魚就像一截木頭一樣。突然間，這畜牲張開大口，將他吞了下去。乾淨俐落，不留半點痕跡。因爲事情發生的太突然了，所以這偉大的老兄既不覺痛苦，亦無半點受傷。反而頑固地在鱷魚腹內，表示他坐在裏頭還蠻舒適的。他的妻子和朋友趕忙去請當局的人來解救。但若想救他出來，勢必要殺死鱷魚，剝開腹肚。當然少不了要賠償人家的損失。現在那位德國人不但擁有鱷魚，同時還有牠腹內「喃喃的聲音」。起先，德國人異常憤慨，擔心他的鱷魚會因爲吞下了一個「完整的衙門官員」而因此死去；但隨後發現被吞下去的人竟快活地活着，想想今後或許還能在歐洲獲取一筆額外的收穫。他要求一筆鉅額的賠償，再加上一個上校官階。

另一方面，當局覺得十分尷尬，因爲在檔案上無前例可循。「祇要能够挖到一丁點兒類似的例子，不管多

瑣細，我們就能够採取行動，可是現在——實在棘手。」而當局也同時懷疑自己的屬下是否因為心底壓抑受到自由傾向所驅策，自動投入鱷魚腹內。這時候，妻子開始感到自己的處境「猶如寡婦」，不免覺得激動。同時，被活吞的丈夫，肯定地對他的朋友說，他覺得呆在鱷魚腹內要比在衙門上班好多了，至少目前，不管願不願意，人們已經開始注意他——這是他以前一直無法獲致的東西。他堅持妻子開始籌備晚宴，把他和鱷魚一起裝在大木箱裏，帶着去參加宴會。他確信全聖彼得堡以及全國的達官顯要必然會蜂擁參加宴會，欲睹這世界奇觀。那時候他深信必將獲得勝利：「我將向他們宣揚真理，教以訓誨；我將向政治家們提出忠告，向部長證明我的才幹。」他已經認為自己不再屬於這世界的人了，所以有資格提出忠告與論斷。他的朋友問了他一個雖然謹慎却是惡意的問題：「萬一，雖說萬一，也是必須加以考慮的——萬一事出意外，你被消化成另一樣東西，怎麼辦？」——這位偉大的老兄說，這問題他已經想過了。這是免不了的自然現象，但他必將憤慨地抵抗。

然而，他的妻子竟拒絕為此目的籌開宴會，雖然這念頭很引起她的興趣。「把我的丈夫裝在箱子裏？怎麼可以？」她爭辯着。再說，她覺得當寡婦愈來愈有趣。她嚐得了滋味；人們都很同情她。丈夫的頂頭上司也來探望她，與她一起打牌……

以上就是這篇諷刺故事的前半部份——它還沒有完。有一天，我總要把它寫完，如果忘了，我就把它重讀一遍，喚回記憶。

然而，人們對這篇小故事却有他們自己的解釋。「紀元」(*Epoch*, 1865) (註1) 剛剛刊載它時，出乎意料地「聲音」(*The Voice*) (註1) 立刻登載一篇莫名其妙妙的短評。詳細內容，我已記不清楚，而若要把

(譯註一) 杜思陀也夫斯基的哥哥創辦的一份短命雜誌。一八六五年二月創辦人逝世之後，雜誌也隨之停刊。

(譯註二) 一份自由派日報，於一八六八年由 A. A. Kraievsky (1810—89) 創辦於聖彼得堡。Kraievsky 同時也是「祖國紀事」的編輯。

這篇文章再找出來，不免小題大作。反正大意如此：「『鱷魚』的作者以這種方式寫這篇東西，真是白幹了，既無法博取聲名，更獲不到利益。」文中話裏帶刺，態度曖昧。我從頭讀了一遍，一點也不明白他在說些什麼，只曉得字裏行間充滿了怨恨，但又不知道何故。這種態度曖昧的文藝批評，當然不可能對我有什麼損害：我自己都看不懂，一般讀者怎麼會懂。然而，一星期之後，N·N·S對我說：「你可知道人們怎麼想嗎？——他們認為你的『鱷魚』是一篇寓言，諷刺契爾涅雪夫斯基的放逐，說你有意嘲弄他。」我當時十分驚訝，但並不覺得擔心——我認為人人都有發表自己臆測的自由？這種說法太牽強、太孤立了，根本對我發生不了作用，不值得駁辯。可是後來這種說法却生了根，而且傳播開來了，想起來實在是不能原諒自己。

然而，即使現在，我仍然肯定地說，這篇故事一點也沒有誹謗的意思——我這樣做又有什麼目的呢？我在文壇圈子裏幾乎還沒有跟誰有過爭吵——至少沒有嚴重的爭吵。今天我向大家這樣地談自己的事，也是二十七年來第二次。啊，這只是因為一時的鈍晦，一時的沮喪使得某人的腦袋產生了「某種意向」。我深深相信這顆聰明的腦袋一定以為——而且直到今天依然——自己百分之百無錯，我的確確地嘲弄了那倒霉的契爾涅雪夫斯基。更且我也十分相信，不論今天我如何解釋，如何道歉，他都不會看我一眼。這顆聰明的腦袋真是聰明得可以。（當然，我這裏所指的並非安德烈·亞歷山大洛維奇Andrei Alexandrovich，報紙編輯與發行人。一如往昔一樣，他與這件事無關。）

這篇寓言含意何在？——有什麼用意呢？當然囉——鱷魚代表西伯利亞；那個自大浮躁的小官僚代表契爾涅雪夫斯基。他被吞進鱷魚的肚子裏，仍然還想教誨全世界。那位懦弱的朋友則象徵契爾涅雪夫斯基的當地朋友。至於那個面貌皎美，喜歡當「寡婦」的蠢女人——則象徵……啊，真是齷齪之極，我不想再沾污自己，我不想再解釋這則寓言。（可是它已經根深蒂固；而所以如此，或許是因為我這最後的一句話：我沒有反駁的證據。）

所以他們便作了如此的臆測，說我自己以前也是一個流徙犯，現在因為看見另一個「不幸的人」而感到欣

慰——就在這種心理下我寫了這篇惡意的寓言。可是，證據何在？在寓言裏頭？那麼請你們隨便給我一篇作品罷。『瘋子日記』(The Memoirs of a Lunatic) (註一)或是抒情詩篇「上帝，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God, Uri Miloslavsky) (註二)，或是費特(註三)的詩集——任何一篇都可以——我將僅就你指定的任何十行裏提出證據，證明這裏頭的含意是對法俄戰爭的諷刺，或是對演員古勃諾夫的嘲弄——簡單一句話，只要你高興，任何人，你說是誰那就是誰。

諸位不妨回憶一下往日，譬如四十年代的末尾，那時候，每一篇文章，每段字句，無不受着檢查制度的箝扼。不論是一個字或是一個標點，無不被懷疑其中必另有所指，或是含砂射影，或是借古罵今。像他們這種人，是不難從我一生的創作中，挑出毛病來證實我是一個心懷惡意，殘酷無情的嘲諷者，證明我確實是這類寓言的作者。

正正相反，像這樣遽下斷論的推理，正證明這些非難者的卑鄙，證明他們的無人性與惡劣。啊！愚蠢又需要什麼藉口呢！當然不要，因為他們愚蠢，所以他們卑鄙——這就够了！

或許，又說我個人私下對契爾涅雪夫斯基有着怨恨？——爲了先發制人，爲了指責他，所以我先說上一段我們倆人之間短暫但熱誠的友誼。也許又有人說：事情不祇如此，因為我的怨恨已經含藏很久了。噢，任他們去找藉口罷，如果他們找得到的話。可是事實上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如果契爾涅雪夫斯基有一天讀到這段話

(譯註一) 戈果爾的作品，收《Arabesques》(1835)中。

(譯註二) 德札文(Gavril Derzhavin, 1743—1816)最有名的一首抒情詩。曾被譯為好幾國文字，包括日文。德札文是俄羅斯喀德琳王朝時的一位桂冠詩人，一個抒情的主觀主義者。他的詩，氣勢恢宏，音調飽滿，隱喻豐富。他常以機智的口吻自誇說：「我帶着微笑把真理告訴沙皇」。這位心智保守的詩人，竟成了日後十九、二十世紀激發俄羅斯民衆革命，爭取自由的精神導師。

(譯註三) 費特(Afonassy Shenshin-Fet)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羅斯大詩人，「神秘的唯美主義者」。他的詩頗受四〇年代德國唯心哲學的影響，他極崇拜叔本華，曾把他的作品譯成俄文，可是他並不完全同意叔本華的悲觀論。

，我相信他會爲我們這段交往作證的。祈禱上帝，讓他有機會這麼做。真的，我一直是很誠懇，很真摯地爲他的不幸覺得難過。

那麼或許這是因爲被判罪而產生恨？

爲什麼？——契爾涅雪夫斯基從來不因爲他被判罪而傷害我們的情感。人常常會很尊敬一個人，即使自己極不同意他的觀念。我說這句話是有根據的。當「紀元」雜誌將要停刊的時候，最後幾期裏有一次刊載了一篇長文，評論契爾涅雪夫斯基的「怎麼辦？」（*What to Do?*）——這篇文章係出大家之筆，頗值一閱。它究竟寫些什麼呢？——它是一篇對契爾涅雪夫斯基表示尊敬與讚美的文章。事實上，他的小說深獲好評。人人都認爲他才華橫溢，氣質非凡。這篇論文僅提及他心智的特質；然而，態度極嚴肅誠懇，正表示批評者對他所批評的對象的尊敬。容我再說一句話：如果我自己被判刑而懷恨，那麼這份雜誌絕不會出現這麼一篇以如此尊敬的態度討論契爾涅雪夫斯基的文章。因爲，我就是「紀元」雜誌的編輯。

那麼，我寫這篇惡意的寓言，意在博取什麼聲名或利益？——可是何時或是誰，能够指出我曾因此而獲得了什麼好處，或得到了什麼東西——換句話說，我出賣了我的筆？我相信那位臆測者，縱然再愚蠢，也不會這麼想的。

而如果說我這篇寓言可能卑鄙地影射契爾涅雪夫斯基的私生活，那我更願意就此打住，以免沾污了自己。我實在非常抱歉，竟拿這件事作爲談論自己的起頭——這也就是寫回憶錄的意義。我以後再也不寫了。如果我有讓讀者煩惱的地方，那是我的過錯。不過，我寫的是一篇日記，一篇有關個人印象的日記。祇是最近因爲常常有人要我寫點「文學」印象，也因此才突然讓我想起那已被人遺忘了的「鱷魚」軼事。

前天，有一位我最尊敬，意見最得我敬佩的人，對我說：

「最近讀到你那篇討論我們陪審員的判決的文章（刊「公民」*The Citizen*第11期）（註），我非常贊同

（譯註）即「環境」（*The Milieu*），中譯文已刊於「書評書目」第三十七期。

你的看法，但恐怕這篇文章少不了要引起不愉快的誤會。人家或許會誤以爲你主張廢除陪審制，有意恢復由政府『保護』的狀態……」

這是一位從不在文壇上搞黨派，弄圈圈，立場最公正的人說的話。我聽了甚是驚愕，心裏很覺難過。

我那篇文章確實很可能被人如此解釋！果真如此，那還有什麼話好說的。自從奴隸制度廢除之後，人們的經濟與道德情況，已經一落千丈。那些明明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證據。道德頹敗，貪污狡猾，作奸犯科，行竊強劫——這一切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愈來愈旺熾。怎麼辦呢？——如果有人，他的心裏與意識裏感到事態的嚴重，毅然拿起筆寫出這一切——然而，爲什麼却有人會大聲對他吼叫，指他陰謀恢復農奴制度？

「無論如何，人們渴望獲取充分的自由，以脫離他們悲苦的境遇，總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誠然如此，我正是抱此想法啊！而縱使眼睜睜地看着民族衰微了（有時，隨處遇着他們，他們都承認：「是呀，我們已經衰頹啦！」）——縱使，我說，如果一個真正的，無可懷疑的大災難就要發生了——某種巨大的崩潰，某種巨大的不幸——即使那時候，就像以前好幾次一樣人們仍會拯救自己，而我們亦不例外——這是歷史寫下來的一個不爭事實。這就是我的想法。——希望不致又干擾了別人……然而，話可以這樣說它，也可以那樣說它！也許，有人又說這是一篇寓言！

*The Citizen, 1873, No. 3*

書評書目學術叢書：

文學評論第一集

廖蔚卿  
張健  
吳宏一  
彭毅  
邵紅  
葉維廉  
姚一葦

文學評論第二集

林文月  
柴非凡  
方瑜  
林玫儀  
葉慶炳  
廖蔚卿  
李豐楙  
侯健